

嘉慶松江府志

松江府志卷八十三

拾遺志

古今人傳拾遺

國朝

張副使安茂當陳夏壬申文選後幾社日擴多至百人
嘗與宋直方出爲領袖又嫻武事能立馬上揮槊明季
諸帥有欲延之幕下者悉辭不赴及撫玉門西極產善
馬親爲羈絡馳驟如飛邊人羅拜以爲神人漱芳齋詩話

田孝廉茂遇計偕入都每報罷後流連浹歲與名公鉅
卿游若王崇簡魏裔介吳偉業諸公題襟倡和其舉鴻

博卽以裔介薦嘗居蒸溪築園亭卽元季高士邵桂子故居掘地得奇石甚衆名曰邵園

松江詩鈔

王侍御廣心爲諸生時館姚氏一日姚壽賓客滿堂有林癡者善姑布術亦在坐謂侍御曰君將來三子皆大貴若己雖讀破萬卷書功名無分得鬢髮稍疎當成進士入

國朝果如其言

華亭志

沈文恪荃少貧每赴試惟一弟攜襪被以從通籍後飲食服御必與弟均友愛三十年人兩賢之

沈文恪爲諸生時卽工書西關戚家巷有五通神廟最

靈廟左一士人夢神來謁曰某欲得沈公一扁煩君爲
我致之士人素不識沈沈之客計南陽居相近往乞代
書懸祠中夜半復見夢曰某求沈公真蹟耳計生贋筆
曷足貴乎可爲我易之因驚寤投刺謁沈具語其故異
而與之是夕復夢神來謝學士名位顯赫神蓋豫知之
矣

尊鄉賛筆

李素心居官廉平順治己亥夏患背瘡牀褥閒猶理案
牘幕友疑一婦人失出欲駁之素心蹙然曰此案論死
者十三人矣尚可益乎強起書讞詞曰人命至重可不
慎諸是夕遂沒喪歸岳州士民哭送不絕

魯志

施清惠公嘗言吾郡搢紳家居務美宮室廣田地蓄金
銀盛僕從結官長勤宴餽未聞有延師訓子崇儉寡欲
多積書絕狎客者子孫耳濡目染不務勤學交游匪類
自己使勢不能禁奴僕之不使勢自己作孽不能禁子
弟之不作孽身沒之後田宅婢僕俱歸他人亦何益之
有哉誠能使讀善種子不致斷絕且一親學問便知自
重卽貧困奚害尊鄉贊筆

施清惠秉節閩中丁艱歸值船戶與里民械鬪施率數
健卒乘馬張總督銜燈夜至浦濱植一竿上懸桶若梟
首然令卒招數人謂之曰若等不法應誅誠今從寬典

已誅首惡餘弗問事乃解人服其應變之才

上海志

葉忠節應榴有僕楊去疾字豫中博學嗜古著詩詞四千餘篇圖餘雜說數卷年七十七猶劇譯善飲惜以貧賤老黃中允之雋贈以詩曰奇人最被天埋沒科目何須太劇貪詩四千篇書數卷不知誰與作桓譚

唐堂集

吾鄉峯泖之勝傳播遐邇自陳徵君沒煙霞寂寞四方游屐無過而問者諸進士乾一築室九峯間因號九峯山人園亭池館蜿蜒十餘里延致方外主之其中書畫彝鼎燦然畢具每逢佳節飛牋召客勝流雲集與布衣芒屨之徒嘯歌自得新城王阮亭先生寄詩云細林主

人老耽臥溪上九峯青錯磨漁樵近局不爭席復有名僧伴高座空山流水花又開不識都門送臨賀

蒲褐山房詩話

陸孝廉慶臻出都從河南還泊舟白洋河夢陳黃門子

龍握手話舊歡若平生因拉孝廉游西廊小閣云是俞

彥直內室俞旋出講賓主禮時黃門纔著單葛衣汗浹

襟袖孝廉與款延移時乃寤是時黃門沒已九載矣孝

廉感成二律有好辭餘繡虎遺恨滿銅駝句

青浦詩傳

顧開雍字偉南少好學才藻秀麗與陳黃門夏考功齊

名晚年築室玉屏鳳凰閒竹木深秀琴書瀟灑有友人

題其壁云彥先表表風流吞吐才華卓犖早工詩賦鵬

翩未奮蛾眉被妒年華冉冉依然徒步修名既立美人

遲暮

青浦志

杜讓水嘗謂徐子覽博通今古詩文爲吾郡正派其在康熙乙卯年嘗入都居京邸十年不求聞達故九高贈

詩云漫向終山求隱士可知燕市有高人

激芳齋詩話

曹魯元思邈年少雋才輕財好客人人願與結納一日

燕集堂中有伽楠天然几一香氣觸人諸公摩挲賞歎

宴畢魯元令鋸開人贈一方其豪邁如此又嘗往候農

山先生其次君鴻緒時官翰林長君頊齡已爲御史中

丞王命以父執禮見魯元岸然不少假借

青浦志

九齡童子曹重暉字孝需思邈子也思邈行草入神孝
需幼卽能書沈宏濟楫作草書歌贈之

方景文筆記

沈高士浩然浮海舟有聲如牛自旦至日中不止衆懼
不能食舟人請祭禱浩然不應作詩自歌曰石憑而言
唯政之衰劍悲而嘯其將訴誰剗木而鳴而疇使之物
有變化吉凶安施冥冥滄海吾道在茲受命於天舟汝
何爲歌數闋舟鳴亦止

尊鄉贊筆

陸希倕字孝曾青浦人諸生入

國朝以名士聲望讀書玉屏山中有忌之者遂北之燕康
熙戊申客死旅邸貧甚不能棺斂時蔡襄敏士英家居

夜坐忽夢一人儒衣冠進謁自通姓名曰某覓食長安不幸客死某寺望公垂憫俾骸骨得返首邱九泉之下感且不朽公驚悟適同里林子卿館於蔡質之信大異之因厚有所贈旅櫬始得歸里沒後其著述盡散佚僅

存闌中偶筆數張云

青浦詩傳

單昭儒字孝求有別墅在千谿之南董闡石謂爲林壑回復室宇靜深言笑忘疲流連竟日者也嘗與曹次典十經畢兩稼輩修禊於其中著南村唱和集

菽芳齋詩話

吳高士日干隱居浦南湯文正聞其名將造廬請見高士作鳳凰說以辭之吳高風洵不可及文正虛懷下士

亦近代所希覩

金山志

張大中字安道諸生宸從子居華涇性行端慤不涉戶外事構屋數椽蒔花藝竹晏如也授徒數十皆有文行晚年以詩酒自娛造其廬者終日宴笑無倦色張氏多世僕大中晚歲出券悉焚之曰使彼後人同爲

聖世良民也年七旬無疾而逝

上海志

康熙癸酉中秋秦望山莊爲耆年之會各倣香山詩爲七言六韻甲戌上巳復舉行其姓氏如錢陸燦湘靈常熟人年八十四盛符升誠齋崑山人年八十九尤侗悔庵長洲人年七十七黃與堅必齋太倉人年七十五王

白藻字御非婁縣人年七十二何棟涵齋蘇州人年七十孫暘赤常熟人年六十九許續曾鶴沙華亭人年六十八徐乾學健庵崑山人年六十四周金然廣庵上海人年六十四徐秉義累亭崑山人年六十二是時諸老姿娑敦槃雅會想見太平盛事焉

激芳齋詩話

康熙丁未沈天甫夏收輯奇呂中摭啓禎時詩文疑似之語增飾之以爲謗訕擊登聞鼓以

聞其實所言爲前明死於魏璫死於閩寇之事行世已二十餘年矣事下江西督流逮訊集詩者爲故明太僕陳濟生作序者爲明相國少人性給諫姜塲比部薛棠明經

漢襄文學陳三島王光承也與名者共七百七人及鞠
沈夏呂三人察其誣罔以爲冤汚良善搖動天下請斬

東市所逮諸人皆釋

微芳齋詩話

錢葆齡初與董蒼水齊名人稱錢董後又與越江相埒
人稱二錢其應制之作高華典麗爲寶挺高陽所重而
柏鄉合肥尤忘年下交其子翰闈董蒼水壻亦有才名

松江詩錄

康熙辛未唐侶宋璟師蘧瑗舉素心吟社放舟小鏡湖
各賦五言古詩一章用柳州雨後曉行詩分韻同社者
爲袁心友載錫璫曉若旭照顧聖達吳穎顧暉九曜黃

奕葉朱芾柏斯民古邵天章崑高王受以照王東序毓
任顧麗蒼炳潘文起聲振方蔚宗大禮孫思九鎰雷德
聞維馨黃漢表宗琬陸祖龍紫潤唐彩虞琯與師蓬侶
宋共十九人洵青谿韻事也

蒲荷山房詩話

孫思九嘗述其曾祖中麓先生任俠仗義有友人不通
聞問數年一日過青龍寺見羣兒戲於地酷似其友詳
問之則此友已亡而是兒果其子也攜歸衣食之且妻

以女

見聞
龐記

陳燕蘭字垞香爲彥遠從孫家有來青樓以海棠著名
明季黃門考功游賞處

國初吳日千偕計子山盧文子輩時從彥遠游日千詩所
云樓前海棠大數圍高花拔地五十尺至重游則云三
百年來造化工來青樓前海棠死是也垞香幼曾讀書
於樓十年後故址爲其父墓道云

激芳齋詩話

機山相國身後諸子不免飢寒後竝失其故居其在邱
家灣東北者爲日新書院是機山父孝廉大復講學處
至機山之宅在南門內河東陸家橋北亂後不可復問
蔣天襄懷舊吟云鬱鬱先朝丞相柏於今那得一枝看

激芳齋詩話

張孝廉永徵號梅巖所居曰振雅堂在龍潭之東嘗倡

文會於西郊一時後進推爲祭酒百餘年來故家零落而前詰風流無復有過而問焉者矣

松江詩鈔

洞庭席某張肆於閔行鎮一傭性謹虔事三元一日欲

棄家焚修因具舟送歸渡泖舟子利其所有繫以鐵貓

沈於水日暮忽大雷電席庭中墮一布囊上挂巨鐵貓

啓視則傭工也甦道其故閔日舟子來索直傭出勞之

叩頭請死金尙宛然衆欲聞之官傭力止之乃已

薦筆

按諸華澤國紀開亦載此事與此小異作新安市
稿事又云商以原金建雲臺禪院於邑之東門外

葉九梅夢珠邂逅黃九煙遂成莫逆九煙神理慘苦則謂之曰願公爲陶公之樂不願公爲屈子之愁九煙亦

爲之首肯九煙自謂無事得謗則謂之曰昔人有言清福上帝所吝惟習勞可以消福美名上帝所忌惟得謗可免於此見疇昔韋弦之誼

激芳齋詩話

張豫章先生自號九峯散人與弟嘉樹玉樹並以文詞名有三張之目先生祖祚由御史遷廣東僉事佐韓襄毅平定兩粵大藤峽之捷曾活萬人祚在粵夢神人來告曰汝有陰德當以鼎甲昌爾後豫章有詩云賜書雖在恩猶薄載石歸來世所稱堪歎後人零落盡當時吉夢竟無憑蓋未第時所作也

蒲褐山房詩話

東干布衣曹源滄幼孤家貧授徒以奉母有負源滄金

者身死妻再醮以償源滄堅卻不受又有負他姓錢者其妻將鬻身源滄亟止之爲代償焉人高其義

金山志

東關外有李叟者家甚貧喜爲善事歲暮無聊徧從親朋借貸得白金二兩五錢擬爲卒歲之資歸途忽遇一故人爲營逋所逼將赴水自沈叟力爲解勸卽探囊以贈歸語其故妻孥交誦叟暫出避之薄暮行至紫霞宮見道旁有光燦然拾視乃一遺簪也金甚赤貨之適價二兩五錢與前數無異

尊
贊
筆

王西亭先生宰銅仁時入閩分校首題爲邇之事父三旬一日方閱卷聞鄰房有拍張大叫爲不通者因往索

其卷觀之則以倫物屬對竟作兩扇格故也先生從容語令曰格奇而法古名魁往往有之此卷似宜詳察令大憲舉筆抹之先生因攜歸洗去抹痕薦之主司爲婁東王太史右棻拔置第二清浦志

王西亭先生會試出徐尙書健庵門下受業於王尙書阮亭中年從陸清獻湯文正講道學一時賢士大夫爭相推許之沈尙書歸愚輯

國朝詩別裁集多至九百餘家先生不獲與焉仰屋著書誰傳此者古人所由悼歎也清褐山房詩話

姚宏啓號藥巖所居學士里堂名飛鴻明陸應陽嘗頌

庭有老梅一株張大木詩注謂梅爲藥巖尊人所植先
藥巖一歲而生呼梅爲兄黃唐堂謂梅爲藥巖手植呼
梅爲弟李步仙謂梅生於崇禎庚辰黃唐堂謂生於順
治乙未俱無從證實要以堂閱二百年梅亦百餘歲姚
已耄耋工吟詠足爲此梅主人

漱芳齋詩話

我松春藻大雅二堂巍然竝峙大雅堂卽莊社如永言
所居至其子咸雷猶居之計當在秀野橋左右堂中人
物則姜萬青云往余與莊社如張起占淵閔介甲璋傳
原野爲楫陸孝穀祖琳宋聲園志梁金漢威嚴慎高遠
修躍陶穎儒等二十餘人約爲詩課時則張南映棠長

史是年最少又四年而得邵孝因陸紫渭祖麓戴丙章
十餘人云云此可見一時之盛故焦南浦年譜亦云郡
中文會大雅極盛惜後如姜如張皆雋而旋殞祉如又
蹭蹬不遇此文會所以輒講歟

松江詩鈔

南浦四民蕭詩字中素潤述市塵運斤塵世著有釋柯
集盛崎字龍山吳高士驥季壻高懷寄漢肥遯終身著
有龍山集周方城佚其字萬里省親讀書土室胡仁字
玉如業鋗爲中素詩弟子叔夜風情輕世肆志人無有
知之者矣

徐今吾傳贊

傅山人銘字丹箴爲朱嶠思先生家西席明春將易宋

師臨別辭館中梅花云調羹此日辭巖穴作賦來朝重

廣平

方景文
筆記

陳文學樵字旭如寧靜寢言足不出戶好吟詠九峯主人諸乾一先生深重之有復歸南村詩云徑竹阿誰鏘臨溪老樹眠春鳧晴浴水宿鳥暮衝煙棗熟三秋日梅肥五月天興來每獨往杖履自悠然

楊李曹侍郎溶字潔躬號秋嶽雜憶平生詩友詩云贊才驚目五茸城結社珠槃盡有名堪怪酬身堅似鐵韶年偏賦綺羅情謂雲間自陳夏兩公後稱詩極盛也我郡周上舍冰持才傾一時而不勝杯杓不精翰墨嘗

自贊云假使能書善飲便鮆魚無骨金橘不酸殆實錄也一日作書與友滿紙狂草書畢自視不能通一語乃大笑而止

周冰持少年以錢塘觀潮賦知名下筆千言而述類清狂傲睨一切常除夕署門聯云論家世如閣帖官窯可稱舊矣問文章似談箋顧繡換得錢無卒年三十詩詞外別著元寶媒傳奇四種行世一寫抑鬱無聊之況

康熙甲午五月戴瓏巖創立吟社諸同人咸集賦詩題曰風萍閒興施道園爲序是時去大雅堂會二十餘年矣而戴瓏巖陸孝若戴蓉若諸人猶是堂中舊人也自

後朱畊方陳咸京輩有于野集之刻黃唐堂焦南浦亦執牛耳而徐聖功之東軒顧思照之墨池姚平山之北

垞先後振興云

松江詩鈔

張中翰永銓古文集十四卷黃梨洲謂見其西山游記極簡潔宋牧仲謂爲今日之古文大家又謂其文則蘇韓而理則程朱閑存堂集具在洵不誣也

激芳齋詩話

王庶常楨早歲在春藻以詩名假歸後優游林下勤於爲善獨任育嬰者數年善人之稱溢於婦孺沒後并有傳其爲某縣城隍者

激芳齋詩話

焦徵君袁熹隱居泖港名重東南性好揚人善前明諸

生趙柳介和屏迹鄉塾於澹墨散領中物色之今其詩文皆傳世繆虞泉謨髫年幾廢學見其小詞獎成名士至海上潘牧浙中錢起盛吳淳還諸人皆賴游揚之力其汲引後進至老不衰

金山志

璜溪沈戊開浩瞻性恬淡工文章善吟詠年六十登雍正己酉科鄉薦先是戊開初生時其大父夢神語曰爾孫中矣因出羊角一具示之後發解果驗

金山志

謝小萬字雪齋居瑤潭村生而穎異博通經史百家旁及星歷醫卜之書卜宅於呂巷西偏絕意進取好吟詠善鼓琴尤喜養生家言或叩之曰我無他術世競其巧

予守其拙人處其勞我任其逸不可以外傷內不可以形役神泊乎無欲所以節性沖乎常靜所以一志相忘人我終身如是論者謂所得頗深云

金山志

姚廷瓚號嬾迂父甡有詩名瓚承家學棄舉子業僑寓富湖構別墅於所居西偏蒔花種竹與湖中諸名士作詩酒會出語驚座人格律穩細著有嬾迂稿吟艷編鐵樵吟行世

金山志

唐士恂字子恪賦才倜儻少慕唐寅因以自號幕游青陽及越州最久師徐尚書健庵以播稼堂陳其年諸君爲友與葉忠節公尤相得袁心友嘗以文質之子恪云

文字以逆而奇先輩所謂扼要爭奇處也惜君文平順
過多心友然其言然卒不遇也少與陸敬峯及其弟彬
並王灤溪爲東郭四子會葉忠節沒其家假館受弔子
恪授據經義移書諫阻不得徒以狂士目之

蒲褐山房詩話

喬廷選著周易象貫一書迄二紀而成書成之夕農夫
辱水者見星朱色大可合抱自天垂下直貫著書之室

詩鈔
松江

馮古浦名柷在西林相國席上詠牡丹云詩到清平能
動主花雖富貴不驕人西林喜贈遺甚厚

龍圖詩話

杜昌丁號松風康熙庚子辛丑閒嘗客雲貴總督蔣陳

錫幕時征西藏陳錫誤餉奉

旨督運赴藏贖罪冒丁從行社還四萬餘里著有藏行紀

程并詩若干卷

松江詩錄

王心渠字子勤乾隆甲子副榜鍵戶讀書終歲不下樓一日出見客有疑其面色左右異者久之知坐處旁倚小窗半面爲風日所薄久而不自覺也其專一如此

許霞城先生立朝本未具載明史其子姓皆賢有文元孫宗祺字穆如府學廩生試輒高等學使彭雲淵先生甄異之乾隆五十年歲祲家已中落倉無儲粟竭力典貸以錢準米津貼諸平糶家著有穆如詩稿弟鍾字雲

裁乾隆乙酉拔貢詩文清麗官贑榆教諭課士有程法海曲文風幡然一變著有樸齋吟草

張孝廉存誠字秉中東海十世孫也未第時入都范范野給事奇其才延譽公卿間庚辰闈試青田韓公錫胙得卷首薦不售後韓公守吾郡下車延訪一見後不再往除夜韓公使人覘之方以敝衣質錢三百市祭品使者還報韓公爲致俸錢卒不謁謝人以是重其品沈侍御步

傳
扶翼

白鶴江許聖聰患病其子乳名臘官方十五歲剗股肉爲羹湯以進父病漸瘳此乙亥六月中事日開
龐記

金夢熊字占一金山人歲貢生字心仁厚文行爲鄉黨所重著有草香詩鈔同邑方騏字實聲有雋才歲科試累第一張遠器字曜符廩貢生昂藏負奇氣博聞彊記爲時罕及騏文似寒碧遠器補註高誘國語未成卒姚臣福字升五華亭人諸生家貧授徒養母爲宗族所稱願言行信果非道義不苟取顧得錢卽喜施予其學以新建致更知爲宗力行功過格時自省察一夕無病而逝倪思寬稱其貧而不失所守爲近道之士云

李秀字衡堂其先江寧人徙家華亭工詩善畫能爲醫前軍門保公邑令寧貴並重之稱爲李布衣性狷介能

寒堪暑口不言貧雖周之不受類古高士有志執者少時盛氣叱病祟齋身急友難晚乃與繙文結緣故其詩多禪語年七十卒無子松土之墓義者陳錢歟而葬之

汪大經
撰傳

施崇道字行安奉賢人諸生幼有至性遭親喪朝夕哭奠目匡忽深坎見有異焉撫兩姪如已出後並入邑庠生平樂善好施邑令曾給額旌之著有寫心瑣言子二並諸生世其學

徐雲鵠字林皋上海人農家子也少應童子試不售沒後遺文局篋中二十餘年矣嘉慶壬戌春夜篋中寒翠

有聲啓視寂然已而其弟夢金夢雲鵠曰郡城新建文
帝廟旁有書院急取吾遺文陳之否且爲腐越數日又
附其體以爲言乃輦致諸郡求文帝廟藏之守者白監
院陸梓梓以爲誕不受夢金腹痛仆地事聞於郡守合
河康公基田書院卽郡守所創也憐而允之遂其文刊
以行監院陸梓爲序記其事上海志

藝術傳拾遺

宣和書譜云陸士衡以文章得名雖能章草以才長見掩
御府所藏有章草平復帖行書望相帖陳

陸宣公不以字舉名按王秋澗集云唐人草北山移文垂

拱二年寫貞元甲戌陸贊觀數字筆法似孫過庭

唐志

明沈自樂度初戍雲南其地有日者談命多奇中公往叩焉日者驚異曰是當貴顯歷官清要非凡命也公笑謝

之見其所設課命字不佳曰爲子易之可乎乃大書二

字揭之肆中都督瞿能鎮雲南過而見之問知公書因

延至爲弟子師未幾入朝遂挾與偕館於南楊學士家

時成祖方崇尚文事博求善書者南楊遂以公薦召見

試書稱旨授翰林典籍自是寵遇日隆

部志

沈鳳峯愷善草書當其興豪落筆頃刻數十行公自謂學書最晚今觀其字體不束於法自成一家

南史

周貞靖先生思兼清介特立常閉關養疾頗作書畫自娛
欲得之者常託所知以縑紙置几案閒先生興至揮灑
乃乞以去有得其畫扇復求題某令扇將以贈之先生
作色曰如此公寧可筆墨相贈邪竟取扇裂之

松世說

國朝

吾郡以藝稱者書學則有曹思邈錢穀沈楫錢曹皆名
宿而結構精勁當推錢第一晚年名益重求書者戶常
滿丹青則有韓曠之山水丁漢功之傳神韓落筆蒼老
饒蕭散之姿丁年甚少每遇得意輒復神似醫術則有
金時瑜章旭幼科則有王西月王霽雲曹叔明同擅時

名章遇奇疾往往見效劉叟自通善風鑑亦十得六七手談推張生呂陳大江以南擅國手之目琴師則有金德宏後起紛紛俱不足道也

董卿贊筆

詩書畫三絕松郡董宗伯後首推沈內翰宗敬晚年憩秦望山莊養花調鶴煮茗烹魚陸孝廉贈句云清歌夜繞西園筋叢桂香消北海樽寒喜酒人秋夜至間宜吟客雨中來亦佳句也

青浦
志

風水之說莫盛於江西然讀青囊海角孤首諸經其言曰行因勢起聚因勢止起爲來龍止爲坐穴又曰鼻頰吉昌角目滅亡耳致侯王辱被兵傷葬龍之腹必後世

福傷其脣脅朝穴暮哭考經案辭尋龍察脈其理茫昧
益有不盡然者邇來谷陽范氏貫玉世承家學且居心
純正人不敢干以私有某公子售地一富商欲得之公
子以百金私囑貫玉曰地果吉何用酬否則百金無庸
也亟返其金其以誠行術有如此者今其子續汎俱有
文能繼其業抑亦爲善之報也

纂鄉賛筆

王錫嘏字純之婁縣人明忠節鍾彦齋孫錫嘏甫冠既
娶以不謹於酒患咯血疾痰吐中有紅絲隨出醫者謂
血出心胞法不治延至數月瘦削如腊會學使者按臨
父母以家距考棚數里力止之不從勉令老僕隨去比

晚歸憊甚出城至長壽橋見酒館遂入座已滿惟旁桌
有一人先在乃就之且咳且吐其人熟視良久曰噫若
病甚危何爲來此幸我有藥在今日偶然同座亦屬有
緣因出小瓶寸許傾三丸如黍粒付之囑以熱酒研沖
飲盡卽臥可活三十年錫嘏初不信姑受之且問姓名
里居曰俞克成湖州人珍重而別歸則呼酒如囑飲之
遂臥漏三下醒稱餓食卽大進病若失舉家狂喜其姊
婿楊世淦爲之記後錫嘏嗜酒如前初患肺癰繼患肺
癆皆以強飯得痊迨年五十咳復發遂不起恰三十年
也按宋有俞克成理宗時人工填詞舉進士後隱居不

仕

草堂詩餘注

潘君仲能以紙製棋子狀如滇式色瑩亦然且敲之有聲其爲文具及香匣飾之以錦不可覓其聯縫之迹真奇技也

方景文筆記

流寓傳拾遺

國朝

雲南楊永言甲申後祝髮爲僧流寓華亭張行人勑之與交善顧亭林贈楊詩云同年張翰在謂行人也亭林亦嘗以事下松江獄兩人俱往來相契楊蓋勝國遺民混迹緇流者

金山志

自陳忠裕官浙流風所被實有淵源毛大可初工詩賦好度曲大樽爲推官時賞識於童子中陸麗京嘗借蔣茂才篆鴻來雲閒訪臥子遺文寓王勝時家甚久又毛先舒稚黃亦在忠裕門牆亦嘗寓松有贈陸日爲詩云吳松昔日我游徧黃門夫子不可見宋玉招魂哭楚雲華亭鶴唳豈堪聞覩此毛君情誼可與陸蔣並記云激芳

齋詩話

平湖陸清獻流寓吾郡郡士受業者最多考年譜年三十一處士周孟韜延訓其子纏李宏璧來受學館朱涇周氏三載趙鳳翔字魚裳趙龍翔字旡公夏嘉字渭在

陳王聘字翼聖俱來受業年四十九周好生來學出魏莊渠書相示好生自朱涇反更以朱子學的相示因假程氏分年日程及學範去先生爲作困學齋記贈之年五十張堰鎮唐服犀率其子定昌來學年五十一青浦屠武虬率其子覲侯來學覲侯名顯借假爾庵流連而月借閱大全等書鈔錄又訪所交於先生先生以周好生應亟延至其家講究經學其後先生以覲侯氣靜質實可與爲學以仲弟尙祖女妻之後游庠改名王畿年五十三館虞山青浦王原蓼縣瞿天潢來學原字令貽天潢字爰

年五十四朱涇張慧慧字迪吉周天生外孫松江府學生郡人周靄生

來學

舊生
雲先

年六十一張雲先來學年六十二張庶常

昇來學

昇字長史嘗問學於先生久欲修弟子禮至是因先生有聲發奉天之事惟恐失之殷勤納拜

云年六十三程儀干來學先生閱其文曰語皆先儒正

派在流輩中最是難得先生又嘗館青浦席氏從游者

甚衆

陸子
年譜

汪啓淑字慎儀歙縣人父某業雖徙婁縣居金沙灘啓

淑癖愛古刻家有開萬樓藏書數千種兼喜篆籀窮搜歷代圖章萬餘紐編成訥庵集古印存飛鴻堂印譜漢銅印叢退齋印類以及各種印譜共成二十七種

高宗純皇帝巡幸江南進呈詩賦後以貲入選官工部都

水司員外郎陞兵部職方司郎中會

四庫館開

省搜訪遺書啟漱獻六百餘種

欽賜古今圖書集成全部大小金川戰圖兩分乞假歸南
著有水曹清暇錄說文繫傳酒帘倡和並采海內閨秀
詩刊成嶽芳集傳世又有訥庵詩鈔若干卷未梓年七
十二卒於松

方外傳拾遺

唐長慶中有青龍僧善知人之術鄭朗特謁了不與語及
放榜朗首登第焉翼日重試朗果落後謁僧詣之僧曰
前時以君無名若中第卻不嘉自此位極人臣其後鄭

果歷台鉉

明薛頭陀曾石塘裨將也曾羅難薛棄官學道嘉靖三十年隱於城顧左山中立館之神氣充然時抵掌休休自樂亦能前知人問避倭當何往薛曰只此可居後寇

充斥城竟無恙

郭志

濟師者郡南薛塔人猖狂若顛倭奴見之必羅拜曰向海中失風得此僧救護免因知師有異行一日遇濟顛於朱涇彼此若相識濟顛贈以詩云青箬笠間天地闊碧蓑衣底水雲寬不言不語知何事只把人心不自瞞

元張仁義號一山爲黃冠元季有朱將軍者鎮海上陰蓄

不軌躡踏未發聞仁義善符錄能致丁甲諸神乃使召之仁義既至將軍胡語呼之曰把失我有事向神決之遂命仁義召將將軍袖出片紙引燭爇於爐中頃之仁義呼曰神至矣速具紙筆以人手腕代之將軍出其手覆爐上須臾手動筋節縮栗將軍已駭懼倏執筆大書一行曰朱海賊而欲反邪赤而族毋妄動其二行則曰而妻疾達魯花赤祟之亟齋薦可蘇也又一行曰而妾妊明日午後生子矣蓋三事皆將軍袖中紙所書最後一行云明日晚刻胡同知取汝首級可賄免旁觀者皆愕視吐舌擲筆而將軍蘇取視其紙色大沮乃留仁義

設醮度達魯花赤其妻病尋愈午後果生子漏下一刻
則鎧鉦鼓吹從東方來仁義從別室窺之見一人騎而
前又一人從騎而後各手一盤盤中詔一劍一各以黃
錦覆之最後則胡同知紳衣策馬入矣少閒聞堂中樂
飲歡呼夜四更將軍乃送胡同知出前所捧盤仍錦覆
劍後一盤則所賄金也乃宴犒仁義禮爲上客贈厚幣
而歸陳志

陳縕桶相傳宋仙也能道徵欽事甚悉跣足蓬頭冬夏一
衲衣破而不穢鬚髮斑白雙眼如碧玉年常若五十許
忽來忽往蹤迹不常宏治間至揚州官舍觀牡丹王元

敬以火銃戲擊其背若不知者

七修類稿

鍾子善年百有十四寓白雲觀其人短而黎髮半白問何

以壽曰不娶不多飲不怒不識數目

弇州山人稿

折臂道人不知姓名雲游至衛有幻術值歲旱夢將沈令
祈雨將硃筆一揮卽見電光閃爍以符書瓶擲空中忽
聞霹靂聲後不知所往

以上金
山志

國朝

不二上人本姓潘上海人世臘已二百十一尙如三四

十許人今居鄧元昭之園

張平國盧
浦莊詩稿

張癡者華亭人行六以不修繩篩人呼爲癡六云其兄

業織筐六亦習之弗專也既長弗娶日行游市中夜則宿於蔣涇橋神廟內廟或時局卽臥橋上雖大雨不濡霜晨雪夕氣蒸蒸起也其人黃面碧眼齒平如礪常連首不盥櫛人飲之酒不辭終日不粒食弗問也或與之錢及衣出門輒以施貧者與人言皆任意多不可解然卒有奇驗崇禎六年或問吾鄉幾人得雋曰今年桂榜不多六七人耳已而領解爲桂仲郡邑中式者十三人年六十餘客顏常如四十許人康熙中其人尙存妻志

列女傳拾遺

明楊中丞豫孫室張恭人讀書能文中丞無子其弟井孫

桀驁無行常覲其貲中丞卒井孫與亡賴汪孝邢寵方謀行劫而張恭人爲文祭中丞引雖有親弟安知其不爲虎二語遂謀殺之夜半汪孝邢寵入寢室時張恭人防變夜常假寐遽起走避寵倒捽之碎首於檻目濺及門邑侯聾公廷壁捕孝寵鞠之具得井孫謀俱論極刑方井孫舉事有李某實爲主謀後二十年李成進士患目疾不得廷對歸或使以蒸餅炊熱薰目試之良快忽首仆觸餅著於目出睛而死郭志

崇禎初年吳江陳氏女歸張士柏夫死守節其夫兄素無賴利氏所有與豪徐某以計劫之氏求死徐日若不從

當與張程爲妻張程者徐備也佯令程攜歸婦日夜哭不絕徐有姪居門前其婦張出也聞其冤苦聲窺之則內戚也因謀歸其父訟之令徐賄命令謬謂與定情三夕嫌貧逃歸則刑其手而令父償所費時巡方路振飛按部吾郡烈婦與父走訴之并拉諸生爲公讐按君曰此婦居於徐三日矣恐不得謂之節諸生顧觀生素長於應對遽前曰然則蘇武在匈奴十九年將不得爲忠臣乎按君語塞而烈婦已自剗於臺下按君大驚閱其衣衣盡紉纏束堅緻不可動因捕徐張等置之法并上疏劾令罪令不一月暴死郡城舟中見聞
龐記

鄒州長武令陸光燕女年二十一適青浦儒士諸宏祚天
啓甲子宏祚得疾氏願天請代病愈赴選卒於京邸氏
年甫三十間訃雉經力救得活撫遺孤邦屏貧不能舉
火操益勵親黨共賢之欲上其節於按君氏謂夫亡守
節婦人之常家有節婦家之不幸力止之年七十九病

卒乙丑諸生具呈學憲李題旌

見聞
記

陳忠裕公妾某氏王昶蒲褐山房詩話邵雲章哭忠裕詩
云殺身有妾甘膏斧強褓無兒得五全公有三妾蔡氏
薄氏沈氏不審甘膏斧者爲誰俟考

國朝

康熙開東鄉民高英者居無比鄰一日英出惟妻及女與一子七歲在家是夜有盜縛炬持械而至女年十七謂其母曰盜至矣與其汚盜手寧盜污我刃又呼其弟曰無恐當挑燈使常炯炯乃手持剗刀母荷鋤禦盜複道中道甚狹一盜持斧先驅與女遇遽揮斧誤著柱未拔女以刀削其頰盜應手死一盜挺槍前刺女其母從旁奮鋤擊之鋤脫急持禾叉偏近盜盜槍長不能迴刺母母直刺盜冒叉出於背而盜死又一盜來奪女手中刀刀柄脫刀在盜手柄在女手盜傷指流血女急棄刀柄拔前柱上斧斫盜母亦棄叉來助女盜亦斃羣盜度

不勝負三尸而逸英歸懼勿敢洩年餘盜事發吏迹英

家叩所以其事始著

唐堂集

楊大周妻葉氏

年二十四守節二十六夫亡

邵在葭妾林氏

年十六夫亡苦節五十四年郡侯富給額

國學生張曜妻潘氏

金山西人

馬廷章妻趙氏

撫孤苦節五十餘年

陳開相妻蔣氏

儒童金培陞妻許氏

潘丕滄妻徐氏

夏悅三妻陳氏

以上妻蘇人

某氏婦

始如悍凌虐以穢語誣之
婦怨憤自經見尊鄉贊筆

陸德林妻高氏

割股愈父疾

奉賢監生高子遜繼妻衛氏

青浦學有孫姓者父名日障爲臬司掾早卒母朱氏刻苦操作守節四十年袁載錫記其事邑志不載

烈婦金氏母爲貴家乳媼幼時隨母得侍女師學詩書女紅既笄歸洞庭山人陳玉寓居華亭之亭林玉爲傭保自給鄰人有顧妾齡見氏而悅之以桂花一枝投於門隙明日岸然入室欲行強姦金氏大聲疾呼拒之得免覓夫歸告之故夫畏顧不敢發又自以客居恆出欲寢其事竟置不理反慰其妻以去金氏忿甚盡出其衣裳簪珥妝具及閨中著詠書籍悉焚之庭著新衣以密

線連綴上下而自縕其裙帶有詩繫焉曰妾本貴重質
生命不逢辰一與良人配仰賴託終身遭此老狂特設
此狗彘心平生重節義激烈遂自經

盛龍山傳

庠生滕大緯聘妻程氏

父曙林氏名寶姑泗涇人年十八未嫁夫亡過門守節清蒲冷

萬方極
給額

貞女趙氏婁縣人許字同邑太學生程復春未婚復春
卒氏痛不欲生過門守節孝事舅姑長齋繡佛越七載
病卒督學湯 紿額以旌其門

沈貞女

蔣莊十
尚人

婁縣文學張德惟妻徐氏

年三十而寡孝事孀姑撫幼孤早世以姪爲嗣志慕冰霜

卷一百一十一

拾遺志

三三

身勤紡績鄉黨稱淑
德焉卒年六十七

文學鍾奕清妻高氏

年三十四而寡有子早殤苦節
守貞布衣茹素卒年七十一

文學徐效謹妻葉氏

庠生廷姪女二十而寡撫孤繼績
成立爲婆婦陸氏婚三月繼褚士

氏一勤而絕陸氏後
苦節以上婁縣人

方慶淵妻李氏

氏年十六適方正學十二世孫慶淵爲
室結褵五載夫亡守節賢能勤儉守節

四十年郡司馬俞
公北岳給扁旌之

奉賢監生高北林妻朱氏

年二十八夫亡撫子志錦青
雲入邑庠守節二十餘年

國學生方鵬圖妻張氏

氏東海十六世女孫幼鞠於范
家適姑鵬圖授療疾十年中歿死者七次氏斥賣田畝

營醫藥以沃洗而無復人形鵬圖卒義立嗣子耕道以
承宗祀奉姑尤孝姑沒營葬耕道後生
子鎮以婦方在蓐朝夕勞苦得疾卒

奉賢文學衛楷繼妻施氏

年二十一夫亡撫孤子成立完節終身

翁某妻蔡氏

顧芳士妻朱氏

朱紹宗妻鍾氏

盛廷秀妻朱氏

徐某妻封氏

陶源發妻唐氏

屠孝坤妻陳氏

金炳俊繼妻唐氏

以上奉亭人

張國紀妻袁氏

康國珍妻盛氏

附貢諸九成妻王氏

學憲玉給額

葉源浩妻沈氏

以上妻縣人

汪國臣妻閻人氏

葉佐王妻胡氏

周永寧妻封氏

張升閻繼妻駱氏

學憲李給額

徐廷芳妻吳氏

以上金山人

義婢丁香姓崔千溪諸生駱夢蓮家嬖婢也雍正十一年有不法奴張引者酗酒殺主婢聞聲赴救奮不顧身連被數刃而死金山志

藝文志拾遺

青龍莊蓼塘肅嘗爲宋祕書小史著書萬卷且多手鈔者其目以甲乙分十門至正六年修宋遼金三史詔求遺書江南藏書多者三家莊其一也繼命危學士素卽家選取子孫恐兵遁圖識于犯禁條急付祝融氏及收拾餘燼存者又無幾矣其孫羣玉悉載入京覲領恩澤竟布衣而歸書之不幸如此郭志

張中廊以誠官桂林別駕著有桂林手稿及張中廊遺稿

其集中地白冰長合沙黃汨易昏皆三唐雅句也

青浦志

朱文石大韶藏書甚富多不凡多本後散落人間皆有朱

氏印記一時收藏家文石及何柘湖外又有董柏山重

價購書校讎次朱鉛不去手董紫闕張玉屋有疑必

就相質亦博物君子也

南陽舊話錄

秦鳳樓嘉楫手鈔書甚多常見吳冢志三卷楷法學趙吳

興卷尾八分小字二行尤工宋幼清憇澄題其後曰此

秦侍御手書蓋先輩之愾惓於文獻者按所書年月隆

慶壬申是入御史臺後筆也

上海志

趙文敏常寓金澤寺萬歷中修寺於藻井閒得其所書贊
與甚多又有葉姓者居寺側偶見羅漢背有一孔探之
得金字金剛經一卷識者曰此子昂真蹟也以二十金
買之葉乃悉破羅漢背取經因暴卒金釋志

宋太史潛溪先生嘗作松隱庵記有云今之細民竭三時
之力欲其室廬之完餧粥之充而不可得釋氏之徒皆
坐而享之苟不力求失道無忝於大雄氏之教則因果
之皎然者甚可懼也其論甚正而足以寒縉流之心今
志不載此碑當命其徒刻而傳之亦不爲無助楓溪小牘

萬歷間郡中藏書之富者王洪洲巧施石屏大經宋幼清

懋澄俞仲濟汝楫四先生家爲最幼清先生尤多祕本及名人手鈔舊搨碑刻石屏先生沒後子沛然復購益之其書耳四冊高五寸許石屏有收藏印章曰旌氏獲閣藏書古人以借鬻爲不孝手澤猶存子孫其永寶之沛然置書亦以此印於卷首今散佚矣

郭志

上海顧研山刻閣帖請文待詔父子摹勒一時爭重同邑潘氏候其成隨購初搨鏤版同出亂真研山復以家藏玉玦印之文奇不能贗也余謂以搨本入石此最下乘不特失書法并離字形世自有巨眼者研山亦何必致辨今以紙墨論帖何異黃長睿以文字古今論書邪

方景

萬歷間外國人乘巨艦泛海飄至金山衛兵卒擒之致於
郡守鞫之非寇也縱之一日入超果寺題詩於壁云來
游上國看中原細嚼梅花咽冷泉慈母倚門年八十孤
兒作客路三千心懷北闕浮雲外身在西山返照邊處
處朱門花柳巷不知何日是歸年音調淒楚聞者憐之
董思翁得宋搨戲魚堂本因臨十卷旋爲人竊去後臨五
卷又得宋搨澄清堂半部遂得竟書其文義結字與王
著所摹稍有異同時崇禎六年癸酉其昌有跋

首善書院碑在京師明葉文忠撰文郡人呂工部克孝集

李北海書朱檢討彝尊跋云萬歷丁酉先太傅文恪公
偕福清葉文忠典應天試得華亭呂公原先生文先文
恪欲置第一文忠謂是卷文雖高恐不得第欲以所擬
第二人領解先文恪曰此時文耳雖第與不第等曷若
不第者之文其人必以恭行聞於時遂定先生卷第一
後先生試禮部輒擯調選人官工部司務是時鄒忠介
馮恭定講學京師於宣武門內大時雍坊建首善書院
先生與周忠毅董其役而先大父楚雄府君時爲都察
院經歷實經營之及書院成文忠作記董文敏書之則
先大父已遷官故未得列名於石也繼而羣小交攻毀

書院而碎其碑傳聞碑初立時止揭一十三本而先生藏其二至崇禎壬申文敏起自田間桐城孫舍人國狀因請重書文敏謂曩曾書二碑一置書院一爲王評事應遴摹勒藏壁間而御史某徙置中城察院官解訪之果存自西洋人借書院以爲公局久之遂踞其中甲申春李自成入寇中城所藏之碑亦不可問矣康熙辛酉余復典江南試先生之孫嘉先攜揭本見示又六年嘉先子天祐持至都將重摹上石藏之家請余跋其尾余母華亭唐文恪公孫也先君安度先生侍先太傅於京邸兩家結婚時呂先生實爲行媒今兩家子姓仳離坎

壞先代賜書零落殆盡而先生後人獨能於兵火之餘
裝潢是碑守以勿失且摹而刻之俾覽觀者仰先民之
典型可以識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故是碑傳書院雖
廢安知無復之者則嘉先父子之功不可泯已康熙丁
卯十月旣望秀水朱彝尊書 沈學士荃跋云前明自
萬曆三十年以後時事日非瑞缺方熾賴東林諸君子
獨能抗冒言以遏異說颺舉聲應而其時枋政大臣皆
以清德重望力持公論惟福清葉文忠公在位最久名
更重勢更亟公不亢不隨日與諸賢講學明道修其本
以勝之以故終文忠之在位朴而不僵濶而復奮迨文

忠去而清流之禍始亟矣國亦隨之悲哉首善書院者
公所建與東林諸君子講學明道之所也碑爲文忠手
撰其勒石則吾郡工部呂公所集唐李北海墨蹟碑成
僅搨十三紙隨毀於璫迄今七十年矣老成彫謝世無
復有知之者歲已未

天子命詞臣纂修前史是非論定文忠公相業與東林諸
君子風節始燦然大著於天下而工部之孫璫乃出其
家藏碑文一紙命其子伸走京師將重勒以垂之不朽
余悲文忠公之不獲竟其志嘉工部之子孫能衍其先
澤而相引於勿替也於是乎書工部名克孝字公原葉

文忠丁酉典試南畿所拔第一人珮字嘉先績學教行
爲士林所重伸字天祐肄業國雍多才藝真能世其家
者故竝識之康熙癸亥二月同里沈荃漫書 沈宏濟

楫跋云吾郡呂公原先生嘗以片言秉公活一死囚囚
深德之饋以千金卻不受後知公潔己好古乃以惠山
泉及聖敎序委之而去今先生子若孫嘉先天祐諸君
子皆以文行世其家揆之天道宜矣嘗從文學林安國
處見有籍沒朝貴冊黃白粲然奪目恐其子孫不
可同日而語也至於院碑之原委正學之輩出前賢已
詳及之不復贅此碑倘得搨本重其所自四方當爭購

之更在雲麾將軍岳麓寺碑之上矣已巳端午日沈楫題計子山南陽跋云余覽葉文忠公所撰首善書院碑文體制莊雅議論矞皇誠三代遺文書之有禹臯謨詩之有清廟生民也其書爲工部呂公集李北海碑字摹勒入石當時稱爲二妙值崔魏談張誕爲僞學斥逐正人遂碎其碑於門外比之元和拽石磨治其禍更烈然首善碑尙揭十三本傳世而工部呂公孫嘉先得藏其一今垂七十年矣古色粲然紙墨無損信乎斯文若元氣其器可磨滅而神理終不可磨滅者道在故也又況此一本僅存宛如昭陵再出得不與商盤孔鼎奉爲

至寶乎康熙丙寅七月杪計商陽敬跋 吳日干騏跋
云工部呂公原先生爲葉文忠高弟首善書院之立實
經始焉文忠作書院碑記先生集李北海書書之董文
敏方任太常少卿爲之書丹時周侍御與先生共事未
幾侍御以攻閹見殺正人一空毀院碎碑崇禎初闢伏
誅周侍御贈爵賜謚赫然名照海內麻城劉君同人著
帝京景物略謂書院爲周所建碑爲董書則得之傳聞
而公原之勞幾泯矣顧碑雖毀而搨本猶存先生孫琨
大懼先德不草裝潢原搨欲重勒石而苦無力命騏跋
數語於後謹肅拜書

按碑文近今罕見惟諸家跋語尚存錄之以存吾郡故實至朱竹垞

以爲董文敏書法殆傳聞之誤以鄉人言鄉事固不如
文格及諸先輩之信也尙有高謬苑奉常一跋無從妙

錄故

未載

名蹟志拾遺

宋沈遼雲閒詩云野天茫茫秋水清生盡蒲蘆無人耕不
知三吳地力壯老鶴空向煙中鳴又蠟屐去陽羨乘桴
望雲閒腰垂胸令印意在莊生環斯民久困敝何用惠
孤瘳於心倘有愧拂衣歸故山

雲閒志

張擴華亭秋日詩云陰雲薄薄滿秋輝曉露含光溼翠微
旁舍擊牛嘗社酒荒城擣練給征衣淨如埽迹蚊無幾
多不論錢蟹政肥定是水鄉差可樂不應潦倒未成歸

雲間

志

僧道潛華亭道中詩云白水茫茫天四空黃昏小雨溼春
風五更百舌催殘夢月到官河柳影中

雲間志

梅聖俞迴自青龍呈謝師直詩云共君相別三四年嚴嚴
瘦骨還依然惟鬚比舊多且黑學術久已不可肩嗟予
老大無所用白髮冉冉將侵顛文章自是與時背妻餓
兒啼無一錢幸得詩書銷白日豈願富貴摩青天而今
飲酒亦復少未及再酌腸如煎前夕與君歡且飲飲纔
數盞我已眠雞鳴犬吠似聒耳舉頭屋宇皆左旋起來
整巾不稱意挂帆直走滄浪邊便欲騎驥去萬里列缺

不借霹靂鞭氣沮心衰非欲睡夢想先到蘋洲前願君無復更留醉醉死誰能似謫仙

雲間志

吾郡府治譙樓前行馬內有鐵山一座出土僅尺許初疑爲石諦視之則鐵也前太守欲窮其根掘地至府橋旁延袤數丈餘莫之紀極天地間若此類甚夥竟無可測識爲何自也

見聞
龐記

讀書堆舊有大樹成化初猶存九峯曹先生泰有詩云山中古木長松樹剝落龍鱗大十圍涉歷冰霜心獨苦戰爭風雨勢將飛白雲留影落僧榻金粉團香點客衣四十年前曾見說於今飽看坐忘歸

松故

吾松使院內有怪松枯而猶生仁和施學韓曾作歌云何
人鞭起甲蟲長化成鐵幹高一丈鬼斧斲斷已千年枯
枝時有白雲養蒼鱗片片飛空冥怒鬚乙乙恣排盪窮
冬日瘦草木死是公獨出矜無雨盤旋或與風雨戰聲
落千山萬山響嗚呼人生得意會有時爨桐幸遇知音
賞云云此亦可志松郡佳植

戴芳齋詩話

以上古蹟

大德閒知府捏只回回人也秩垂滿治第府之永安橋將
定居焉鑿地得古石刻云此地二百年後某人居宋末
長興人夏杞養金氏子爲子名世昌攜家華亭爲典押
元初一再遷爲華亭尹稅第與世昌居寢梁纏錦破上

有金填三大字曰金世昌人生萬事信前定也

郭志

明上海沈布政恩致政歸創大第頗極巍煥將落成擇日上扁夜夢數人鼓吹迎扁入懸之中堂仰視則名之上易一潘字亦不以爲意詰朝送客遙見一小兒裁數歲眉目秀異挾冊往村塾呼問曰兒何姓曰姓潘因憤昨夢取冊閱之則名恩也瞿然自失曰堂未成而居者已有人矣我何營建爲哉命止工作潘後果登進士累官大司寇沈氏子孫中落遂買其宅改爲樂壽堂二子連舉甲榜拓地爲園壯麗甲於一邑今亦付之荒煙蔓草矣癸卯冬偶過其處裴回憑弔周太守茂源爲予道其

許如此

尊鄭贊筆
以上第宅

超果寺青虎巖與韓家地相隔一水每歲集里中兒各拋
甄投石歲以爲常相傳寺基初一澤河也中有小墩適
異僧來日憩其上謂羣兒曰若能以瓦礫投中我不否兒
競投不中旣而兒悉至徧拾瓦礫投之澤河幾滿僧因
覆土疊百結庵居之後創巨刹亦靈異蹟也

郭志

普照寺古刹也華亭舊志云每歲正月十七普照寺作大
蠟燭會士女闌呐七日乃止寺僧乘此多爲不法今久
不復見矣

郭志

余山宣妙寺佛像極精相傳有工來自江右壘諸佛像經

歲方畢後工病僧欲延醫治之工曰我想像擬議神思已竭今此軀殼安望再生竟死

郭志

元時有四塔西曰普照又西曰延恩西南曰超果東南曰興聖夏監運家在四塔之東而小室內有一塔影長五寸許倒懸於西壁之上不知從何而來然不常有或時見之是不可曉也今四塔惟興聖獨存近或見於城西南黃泥溝中其地去寺既遠城郭蔽虧了不相及是又不可曉也

郭志

國朝毛西河觀音庵送子記略云上海城南有觀音庵邑人禱子處也朱公子簪原曾禱庵歸夢丈夫子冠裾來

前生一子慧甚易期而死復過禱則夢甲士排戶入擁
一兒至曰送官哥來及見則前兒也旣而果有娠將彌
月矣丁巳三月十三予過上海主簪原家因予與司刑
公有舊故也甫入門卽聞內譙譙聲怪之旣而主人出
迎予於堂熟視錯愕亟詢其故則曰內人適產兒耳於
是起賀然未知其錯愕者何等也越數日作湯餅會酒
酣簪原始語予夙昔祈子時所夢丈夫子者其鬚眉軀
幹暨冠服儼然如君然已死及再祈再化身爲人抑亦
大士者重君姑假君以示信邪因從簪原請爲之記康

熙十六年事

志上海

櫻桃湖東有古刹曰白衣庵中奉大士建碑僧多不法有
商人遇暴雨託宿見燭影落消_口益敷笏爲助僧見
其橐重遂醉以酒解之榜解佛幡_卷時已更餘月光
黯然適捕盜_寸至庵見一縞衣女子徘徊寺側疑僧爲
姦入寺窮詣寂無所覩惟所縕之人宛轉垂絕救之獲
蘇具道其故乃知向所見卽大士顯應也於是繫送有

司杖殺之

贊鄉

吳黃龍中海鹽柘湖有碑_二東美與妻朱氏伉儷甚篤時人
號爲比肩人云後數年妻卒東美不食死家人哀之乃
合葬未一歲冢上生雙梓同根相抱而合成一樹每有

雙鴻棲宿於上孫權聞之嗟歎封其里曰比肩墓又曰
雙梓後其子宏與妻張亦相愛慕吳人又呼爲小比肩

云郭志

晉陸機初入洛次河南入偃師時陰晦望道左若有民居
因投宿見一少年神姿端遠置易投壺與機言論妙得
元微機心服其能無以酬抗既曉便去脫駢逆旅逆旅
姬曰此東十數里無村落有山陽王家冢耳機往視之
空野蘿雲拱木蔽日方知昨所遇者信王弼也

異
死

袁山松葬北橋之南僅存抔土

按袁墓考實元人俞元裕墓

有江右人

結廬其旁夜鑿道通穴半月不告而去居人毀其屋見

深入數丈探之得椀二古鏡一鏡大五寸許背有小紐

圖五嶽真形翠紋剝落能照數百步外衆爭之訐訟遂

入於官

上海志

上海城西北有小娘墳相傳錢鶴皋女蓮仙所葬處順治
鶴皋據郡城知與明兵不敵故生閉女於冢中

上海志

蔡侍郎汝賢爲孝廉時營墓北濠葬父旁有人以積土來
售畚鍤將半土中微露輒榔公惻然亟移原土封之不

復取直

江南通志

鍾仲明洪武初以人材舉擢言職抗疏忤旨殞於獄分其
尸夫人葉氏陳情乞收骸骨歸葬已不可得上憐之賜

血衣配葬墓在陶溪

方景文
華記

錢文通公嘗爲其先人築墳北山官役民助之有昇土失期者公怒詰之對曰方在黃廉使墳上取土來故遲耳公默然吁公之宰木今亦幾盡矣

見聞
龐記

成化閒長沙陳章司教華亭於學圃鑿池得紫石函銘曰華亭縣普照寺南楊十七郎骨殖之柩發之骨盡化惟鱣魚一尾蟹一枚盤旋其中放之皆活前輩有親見者

續
志

宏治己酉顧草堂英營壽域於肇嘉浜上一夕雷雨大作甃埴皆移於河南數十丈外其鋪砌巧異非人工可及

倒書白字一行於華表石上云雷部大將軍石守信字
畫遒勁有晉人筆意

郭志

四義僧舍利塔在余山之北嘉靖癸丑知府方公廉所建
皆征倭死事僧也徹堂一峯蘆門人真元湖廣人了心
杭州人馮廷尉恩爲之銘

郭志

郡東關外十里有盤龍塘兩涯冢墓密布相傳舊有仙翁
過此題橋柱曰不在盤龍南不在盤龍北有人葬此地
黃金滿萬屋於是松之人競買以營窀穸然究無吉壤

郭志

松郡北郭向係郊外叢葬所張士誠據吳嫌地歷築入城

至今墳墓累累相望有尼僧居紫竹庵屋後古冢歲久
露穢上覆以石庵中一老尼疑有伏藏閉門發掘數日
始啓見內樹一碑紺閱乃宋季某尚書之墓也珍玩充
斥便房貯玉帶一圍尼悉盜取拋骨後河棺堅固如新
并斲爲器隨復以穢封之比鄰有覺者報之縣官尼挾
寶而遁竟未得尚書姓名云專鄉賛筆
以上冢墓

祥異志拾遺

吳時有瑞星見陸抗手書表賀略曰德合神明嘉瑞屢臻
普天率土莫不同慶書譜謂其雅重之氣發於筆端而
有典則足以昭示於世也郭志

宋順帝昇明中荊州刺史沈攸之得玉馬於華亭谷中。忽一夕羣馬蹶踏驚嘶令人伏櫪候見一白駒以絲繩繫腹從外來復去廄門猶閉也。攸之乃悟愛妾馮月華臂上一玉馬以綠絲繩穿之至夜輒脫置枕邊。有時失去曉時則還試取看之見蹄下有泥後攸之敗不知所在。

珍異考
宣室志及

吳中五六月閒海雨既過必有大風連數日土人謂之船趨風云是舶商請於海神得之凡舶遇此風日行數百里雖猛而不爲害府境七月大風甚於舶趨野人駭異皆傳以爲孟婆怒聞者笑之按北齊李駒騃聘陳問陸

士秀江南有孟婆是何神也士秀云山海經帝之二女游於江此孟婆也以帝女故云孟婆猶郊祀志以地神爲泰姐此語雖出鄙俚其傳自遠矣

顧志

唐松江漁人張胡子嘗於太湖中釣得一巨魚腹上有丹書字曰九登龍門山三飲太湖水畢竟不成龍命付張

胡子

陳志

太湖入松江口唐貞元中有漁人載小網數船共十餘人下網取魚一無所獲網中得鏡縫七八寸漁人異之遂取鏡照悉見其城府其人悶絕而倒衆大驚取鏡鑑形者皆然卽以鏡投水中明日方理網所得魚倍多其人

先有疾者自此皆愈故老云此鏡在江湖每數百年一
出人亦常見之

原化記

中和中有士人蘇昌遠居小莊去官道十里自吳達妻率
多荷菱而小莊最勝忽一日有一女郎容質懿麗若神
仙中人相狎以莊爲幽會之所蘇生惑之旣甚嘗以玉
環贈之結系殷勤偶一日見檻前白蓮花開殊異采而
玩之見花房中有物細視之乃所贈玉環也因折之其
妖遂絕

宋咸平初四月趙屯漁婦李氏張罋河上得一白龜如錢
其色玉瑩電眸朱尾宮畫燦然放於河中夜岸有火熒

熒往視之龜在焉近村王道榮乃獻於縣令李維維上之郡時陳省華守郡異之卽具表以聞張君房曰按瑞應圖千歲龜巢蓮葉上其出也將以應千歲之運乎且自西方色也龜歸也豈西裔懷歸乎明年朔方叛帥李繼遷來貢馬其秋試進士詩以白龜爲題郭志

宋劉璧知華亭日有鶴集堂前悲鳴類有所憇者劉顧而言曰豈非爲人毀汝巢或取汝子乎鶴俯首而聽立遣左右物色之鶴隨以往至普照寺嗁吻聲愈切乃惡少年挾彈斃其雛而鶴悲噪不已寺童厭其喧聒遂併巢毀之左右還鶴亦隨至劉曰我知之矣便當爲汝追治

亦不動少頃捕少年及童到庭下各杖之然後振翼飛

鳴而去

夷堅志

宋時華亭陳生者爲錄事冒賄稔惡常帶一便袋每事卽納其中旣死夢其家人曰我在湖州歇山寺爲大家人驚慘詣寺問之大聞家人至急避於僧寮榻下意若羞赧家人去僧呼犬語曰陳大錄爾家人去矣卽搖尾而出大腹下垂一物若便袋狀有皮帶周而

陳志

薛冷雲居福泉時畜犬名託寬每出必隨行後冷雲墮水死犬歸銜其徒衣裾前導至其地犬赴水亦死里人至今稱之

郭志

元季下沙場有豪姓恃富陵貧平日挾官府以陷人有佃戶行商爲人所負欲報之豪因呼場吏使誣以隱藏逃竊吏不允乃遣爪牙往追之吏不得已許以來日從事是日忽二龍降豪家凡廳堂牀椅牕戶皆自相奮擊無一完者攝一舟決頤如口銜於爪牙者當門之檻牢不可脫訟者之舟攝覆平地謀訟者壓折左股幾死龍所過之地無絲毫犯惟平日強梁者多破產焉豪亦尋遭訟家貲蕩然時至正六年也

山居新話

盛肇居青龍勝果寺好噉牛肉與陳氏子友善陳遺僕約旦日會食視其簡乃勻碧牋一幅內大書曰萬物皆生

化惟牛最苦辛君看橫死者盡是食牛人肇驚顧呼其
僕已不見旦而詢諸陳氏亦未嘗遺也肇自此不食牛

郭志

華亭夏椿義士家嘗蓄一龜尾有十二支云是一千年生
支每歲冬作一木匣以草屑藏之凡若干年一歲龜眼
出淚至冬遭火焚燎屋宅龜亦死

農田餘話

胥浦鄉周氏有女名喜姑嘗救活二雛燕於蛇齋明年女
卒春燕來周章哀鳴如欲致報家人告以墓所在燕卽
飛往死於墓前時惟政禪師寫普照寫作雙燕碑畱寺

中

續古錄

華亭市中小常賣鋪有一物如桶而無底非木非竹非鐵
非石既不知其名亦不知何用凡數年無過而問之者
一日有海船老商見之驚喜撫弄不已叩其所直其人
亦黠駆漫索三百緡商酬以三之二遂取付之因叩曰
某亦不識爲何物今已成買勢無悔理幸以告我商曰
此至寶也其名曰海井尋常航海必須載淡水自隨今
但以大器滿貯海水置此井於中汲之皆甘泉也平生
聞名於番賈而未嘗遇今幸得之按范石湖集載海中
大魚腦有竅吸海水噴從竅出則皆淡疑海井卽此魚

腦骨也

志雅堂雜錄
參范石湖集

章生青龍人著羽衣服能作墨有古法其家製墨聚煙列
盤三十餘中夕埽煤無一存者明日乃在主翁閨中煤
皆成花其三爲壽星長松覆之玉女在旁舞鶴靈芝宛
如善繪者所作二爲牡丹三爲禽魚餘爲荔枝胡桃棗
杏梨栗咸具焉其家以爲瑞呼道士醮而陳之以答靈

祝云

鬼董

至正元年閏五月一日華亭修竹鄉四十三保朱謝里民
家竹林中忽見大士一身從地涌出質類芝菌形如雕
琢光采照人數百里中一時傾動卽其地立大悲閣郭志
明洪武丙寅六月庚寅天大雷電疾風暴雨如注潦水橫

流道路莫辨雷震死奸民陳鴉鵠火其廬暴其財於庭

黃顥有詩紀其事

郭志

松江府門首石獅子一對傳自古昔其東邊獅子右腿黑質白文乃是筋脈所成松江府三字其松江二字犧然天文但府字稍成形象耳松本作淞宋代以累傷水去旁水而石字已先之觀此則郡邑之名天豈預定耶來集
之樵書按湧幢小品吳淞江今吳江寶帶橋一路是也郡名因是省州有江卽蜀江分脈亦曰淞江

嘉靖壬子春徐長谷獻臣同一二友人步郡治前見賣鬻魚者徐問曰吾松向無此物汝從何處得來對曰網之黃浦中徐歎曰甲冑之物忽至兵兆可慮也同行者迂

之明年癸丑倭亂

郭志

嘉靖間吾鄉有雙雁宿蘆澤中虞人獲其一有文學某愛而蓄之於庭其一亦飛至悲鳴徹晝夜詰晨俱死孫文簡作貞雁篇又徐文貞常蓄泰和二雞其一病不能行一雞護視哺翼之文貞爲作義雞記

郭志

馮元成往黔中蓄一鸚鵡衆婢使鸚鵡呼其妾爲夫人元成聞之戒鸚鵡曰此後勿得乃爾鸚鵡卽聆元成言婢復誘之終不能移抵益陽忽大雪妾不爲顧鸚鵡竟死元成歎曰直如弦死道邊鳥亦然葬之官舍范機令有

鸚鵡冢

南湖舊話

簣山人沈宗正每深秋設簖於水中取蟹一日見二三蟹
相附而起近視之一蟹八足皆脫不能行二蟹昇以過
簖因歎水族之微乃有義如此遂命拆簖終身不復食

蟹

郭志

羣鶴旋飛江淮謂爲鶴井鶴飛成井必有風雨若探巢取
其子則一方致旱嘉靖辛亥歲雲間大風拔木鶴巢墮
地有子不損老人俟姓者取護之鶴巢成負去其後候
老得疾氣絕矣鶴銜一草如箸置其口老人復活或曰
此東海祖洲不死草也

郭志

正德己巳庚午歲北鄉大水淹沒田禾周一山作憫農詩

太息吳民當此劫迭罹凶歲肝腸裂去年七月禾將成
大雨翻盆盡傾沒水深半壁屋已摧男婦赤腳行淤泥
一冬柴米真珠玉畱田售屋來充飢今春鬻女翻鋤徧
又賣兒來蒔秧半誰知五月苦淋淫洗蕩膏腴無一片
九山乘雲欲化龍樹林積雨昏濛濛新漲滔滔渺無際
周遭稼穡沈無蹤東家嗷嗷西家泣何來花線供耕織
寂寞蓬門盡日局冷竈無煙米無粒紛紛餓莩墳溝河
萬姓活少亡尤多總然勉強幾家在屋漏那有茅來鋪
鶴髮臘翁筋力竭皤顏老嫗淚垂血今秋滿擬慶豐登
卻變郊原河汎闊老稚車戽欲救苗饋餉不足形容憔

桔槔聲斷斜陽裏水衝坍岸徒爲勞荒村漸覺人煙少
落日空聞蛙鼓鬧風生畝畝浪聲喧鬼燐熒熒相照耀
嗟彼蒼生圖苟延天意如此何由全寄聲憂國憂民相
急爲疲癃解倒懸

憲故連

明末松江士大夫好著練巾屋其上而廣之前後施幅武
垂於肩雜以組紩而紕其旁緣其下此武士巾也其有
期功之喪別綴白條於其上人皆以爲兵喪之象

綏冠紀畧

張堰里民王瑾因大水漂沒田廬入郡告災適太守合僚
屬會宴城樓遂獻詩曰萬家煙火皆沈竈何處相思獨
倚樓守見詩卽罷宴

萬曆乙丑六月華亭治北

廬閣

姓家

驥生

一卵大如毬

堅如石甲辰九月金山

馬生

二卵大於鵝子牢不可

破馬卒力破其一五色

祥

文

郭

崇禎丙子松江秀野橋雨

毛

綏寇

癸未松江秀野橋雨

同上

十七年甲申六月邑城有物如猴輒向人家竊食逐之卽不見或一家一日數至或數家同日同時各至於是同相震響以驚走之金竹之聲相聞者數日不絕未幾嘉定縣有黠奴聚黨向家長索還身契稍遲則搶掠焚劫偏辱隨至延及海上凡被獵之家往往受奴僕之禍時

宏光稱帝於南都六月亢旱直至冬至不雨井汲俱竭除浦潮而外其餘支流盡涸舟楫斷絕陸行者假道河中遂成坦途爭水釁者往往鬪毆成訟其後各從池底鑿井深一二丈方得鹹濁之水澄而炊飲甚有隨鑿隨涸終不得泉者令君彭公報荒疏中有米價貴水價倍貴飢欲死渴更欲死二語蓋實事也商旅不行物價騰踊至十二月始得一雨閏世
秋谷雜記

國朝順治丁亥八月黃歇浦羣魚大上皆長尺許網之日得五萬頭凡四五日止

秋谷雜記

順治戊子泖濱有村民張某母年六十餘渴妻言屢肆狂

逆一日曉起送母往婿家至半途擠母水中疾趨歸與妻閨戶寢時久旱忽大風雨電光環繞其室張反接出跪庭中震雷一聲擊殺之天氣黯黲空中如怒號須臾雨止已失其首衆駭異相與蹤迹之行六七里抵大澤見一尸橫臥張首方哺其乳牢不可脫視之卽其母也妻驚始吐實尊鄉賛筆

里中許氏園有二鶴其雄斃焉歲餘復有以二鶴贈者孤鶴跕跕避之不同飲啄雄者窺其無匹入林覶閒蹣跡而至孤鶴引吭長鳴相搏擊舍之去乃已夕雙鶴宿於池則孤鶴棲於庭其在庭亦然每月明風和雙鶴翩翩

起舞嘹唳和鳴孤鶴寂處不應或風雨晦冥寒湍激石
霜葉辭柯哀音忽發有類清角聞者莫不悲之主人因
長其羽翮縱之去夫綺帨之操鋒刃不能變殼卵之信
寒暑不能奪可以戒天下之爲婦而不知義者事見陳

黃門子龍雜識中

尊鄉贊筆

康熙辛亥六月至七月亢陽爲災路絕行旅細林山道士
曹耕雲者向以術自詡築臺高數丈步罡畫訣每日上
表三次又用黑犬磔血雜降檀焚之擾擾半月日色愈
熾時有僧明願者東昌人俗姓田披蘿馬嶠山寺合掌
跪赤日中不飲不食望空拜懇七日不雨願以身殉至

期躍入跨塘橋自沈死

康熙丁巳十月二十三日楊總戎捷轅門有帥字旗竿二
辰刻忽於左竿斗內透黑氣一股自下而上高三四尺
逾數刻始不見二十四日黑氣從竿杪出其光漸細而
短二十五日則左右兩竿俱有光二十六日左右并演
武場內旗竿二處皆透頂而出變爲青氣直貫半空又
有白氣圍繞其下日高三丈始滅聚觀者數千人至廿
七日氣止不出後亦無他異閻世稿

朱涇太平倉邑民汪南洲宅雍正四年八月斷一樹中有
天下太平四字明年建倉於此知縣張安國因名之曰

太平志

沫涇

國朝壽考作人年豐人瑞松郡如伍繼法

金山衛人康熙三十四年年一

百三歲

鄭瀛

精劍術嘗隸

喬將軍幕

壽百二十歲

青浦徐柔上

乾隆間

陸佩

年九十一

山十年入

金山曹源恒

年八十四歲

高宏桑

年八十五歲

均以耆民蒙

恩賞八品頂帶其五世同堂奉賢顧若海

年九十五子二

孫六曾孫十七

元孫二

南匯顧賓範職員邵彬瞿聘三婁縣朱振芳監生

潘佐乾

年八十四上見

祖父下見

元孫

青浦金茂功

范國華

其六世同

堂者奉賢蔡曉芳

二子二孫三曾

元一耳孫

同邑裴德宣

逮事祖

六孫一元孫十曾

嘉慶元年

欽賜入品職銜七葉衍祥額

松江府志卷八十三終

松江府志卷八十四

拾遺志

舊序

雲閒志序 華亭爲今壯縣生齒繁夥財賦浩穰南距海
北瀕江四境延袤視偏壘遐障所不逮質之寰宇記輿
地廣志元和郡國圖志僅得疆理大略至如先賢勝概
戶口租稅里巷物產之屬則闕焉前此邑人蓋嘗編類
失之疏略續雖附見於嘉禾志然闕遺尚多□□觀覽
余謬領是邑雖日困於簿書期會而此心實拳拳今瓜
代有期不加討論以詔來者則鞅鞅不滿若將終身焉

於是邑之博雅君子相與講貫疇諸井里考諸傳記
質諸故老有據則書有疑則闕有訛則辯凡百里之風
土粲然靡所不載至若前輩詩文散落於境內者非一
姑摭南渡以前者附於卷末書成而鋟墨公帑匱而莫
能舉又得邑之賢士大夫鳩工助成是書也雖一邑之
事未足以廣見聞異時對友朋則可以資談麈事君父
則可以備顧問孰謂其無補歟紹熙癸丑仲冬旦日奉
議郎特差知秀州華亭縣主管勸農公事兼兵馬都監
兼監鹽場主管堰事借緋楊潛謹序

至元嘉禾志序 圖志之書古史筆也成周職方掌天下

之圖外史掌四方之志事亦重矣嘉禾爲志何昉乎檢記袁似道爲郡治中其家富有古書江浙圖志無不備獨禾興闕然非闕也禾興經邑爲州才三百載五代至宋初皆倥偬不暇真宗景德四年嘗詔諸道修圖經僅得海鹽一志而已淳熙甲午郡守張元成始延聞人伯紀爲郡志此作古也前乎伯紀所謂舊經雖博覽之士無所見其簡略可知後乎伯紀郡守岳珂嘗命鄉先輩關表鄉重修且徧檄諸邑搜訪古蹟可謂勞於用力書未成而倦翁改調上而無紀錄之冊可參次而無老成之可質又次而無賢子弟可詢其家世其欲正譌補闕

豈不難哉仰惟皇帝考圖數貢自北而南此不容於浸
廢往者郡經歷單君慶因請重修郡博士徐君碩承命
屬筆蒐獵散亡其綱正其篇目加多既完矣而毋邱之
版則未也萊山劉公傑來殿是邦路推翟公汲弼啟其
議諸路官又相其成可謂是書之幸夫圖志重事也其
存亡夫豈偶然雷次宗非無豫章記洪駒父求之不得
見范石湖非不藁吳郡志以妄議而不得刊今嘉禾志
闕而全絕而續郡侯其有功矣哉昔寶德元不能對帝
邱之間人到於今陋之今郡人得是書可以不德元矣
余故喜爲之辭至元戊子孟夏里人郭晦序

至元嘉禾志序 郡有志倣九邱遺意也書以志名凡一

郡之事皆在所當錄豈特土地所生風氣所宜而已哉
嘉禾在春秋爲檮李至吳黃龍三禩以禾生由拳野故
名自春秋距今千七百餘年其間有沿有革有廢有置
世道汙隆之故人物盛衰之由與夫山川風景之所以
殊郡邑事蹟之所以異其可紀者何可勝數而舊志多
簡略弗載宋嘉定甲戌郡守岳侯珂悼前聞之遺闕嘗
命鄉先輩關表卿栻任行人子羽之事編藁將止而岳
侯去鄉論惜之越六十三載皇帝撫有江南寸天尺地
無一不入版圖內乃至元甲申克齋單公慶來佐郡幕

公餘過從輒清談竟日每喟然嘆曰圖志三歲一上法也此邦自總府開藩亦既數年而郡志未備非闕典歟遂創議檄委郡博士徐君碩重加修纂君承命惟謹網羅散失抉剔幽眇攷古訂今裒集會粹曩之爲卷者五今之爲卷者三十有二曩之爲門者二十有五今之爲門者四十有三彪分臚列此志得爲全書徐君之用功亦勞矣編成而萊山劉侯傑實來一日嘵鸞戾泮路推良佐翟公汝弼以是日俟侯喜退而諗於同列同列亦喜亟命工刻之梓時與人會事與機投莫不慶是書之遭昔張茂先志博物士欲其才蕭相國收圖籍史譖其

識向非侯有相國之識思以具知戶口爲急務則此志編而不刊與不編等徐君雖有茂先之才其何以自見是舉也侯既能俾創議者不至爲岳之中沮又能俾修纂者不至爲關之徒勞侯亦賢矣哉侯不鄙屬余序奚敢以老鈍辭雖然此一郡事也侯賦政於外屢殿名邦入坐廟堂將以均四海爲己任他日志輿地志九域必有紀侯之勲業者侯其勉之至元著雍困敦孟夏朔日里人前進士納軒叟唐天麟書

雲閒通志序 國朝文化不冒旁治薄海內外罔非塵土我列聖嘗采輯天下事實編成大明一統志而皇上特

頒行之則凡守土之臣不待身履其地而古今風土之迹可一覽而概得於中嗚呼盛矣哉余忝自內臺備員守松獲茲披覩知松實畿內名郡山川人物表於東海當時郡人若學士錢公原溥親預總裁之列今適歸閒於家余嘗訪公於東郊詢所以編纂之詳公曰此特其顯然者耳若夫隱而未著則莫之詳焉松古一華亭在唐屬蘇在晉宋屬嘉元始爲郡而又分割蘇嘉爲之不能無在彼遺此之闕余曰何不會而通之亦足以備一郡之全乎公曰曩者吾友浦公宗源嘗索余成此既以費鉅辭前守田公至道又嘗計其費而成之事方就緒

已有山西左參之命尋以病卒今耄日倦於勤矣尙安
事於成哉余強之曰此盛舉也不可以中沮公乃出諸
古志及所搜訪論辨屬其長子岡編次成集總若干卷
名曰雲間通志余喜其書之果於成也乃託郡博葉君
燦校正而刻焉夫自昔一統之盛蓋莫盛於虞夏之世
書贊舜德光天至于海隅而繼以萬邦黎獻其惟帝臣
又贊禹文命敷于四海而必任土作貢至於山川田賦
物產莫不詳焉今松雖僻在海隅實古揚州之城財賦
甲於東南而人材之彙徵物產之蕃庶亦萬邦懷其臣
之願九土極攸同之歸也聖明一統之所繇以盛者不

於斯而益驗乎既而郡博來請序謹書此復之若夫節
俸以助余刻是集者同知河閒傅公愷泰和楊公憲通
判南雄黃公參襄陵王公瑄節推壘關杜公矩也成化
癸巳松江府知府前廣西道監察御史白行中大本序
松江府志序 予往歲憂居郡守令都御史宜春劉侯琬
嘗屬以志事會予北上不果正德己巳予復以憂歸明
年庚午御史弋陽謝君琛按部來松間府之故病其遺
缺嗣守臨川陳侯威復舉以屬予冬始卽事而侯以春
去予謂其終弗果也會今守內江喻侯時繼至力主成
之府始爲縣時有雲閒志旣爲府屬嘉興見嘉禾志直

隸省後有松江郡志有續志入國朝有松江志有雲閒
通志通志者會諸志而成書者也雲閒志歷歲久遠今
已無全書其餘雖存而後生之得見者已鮮通志所載
又間有脫訛更後數十年遺文墜蹟將無復討尋矣故
今竝取諸本參互考證會以成編而不敢略焉通志以
後則續之事見他書而諸志所未及者補入之其間卷
第之先後類目之分合事辭之易置取合倫例與便檢
閱蓋稍異往編而大率皆其故也至於推原變始攷見
得失因事寓規閒亦有之而罔敢以意參焉嗚呼郡之
志猶國之史也昔人有成論矣史不爲天下萬世而私

於一人是之謂曲筆志不爲一鄉與後世亦豈能逃士論之公今茲纂輯蓋歎焉惟淺狹挂漏貽笑於大方是懼日月滋久參質爲難而梓刻成矣敢述所懷布諸簡首後有作者卽其具文加之黼藻以成一郡之書豈惟寡學之幸亦前後諸公所以屬望之心也志爲卷三十二爲目三十一目之下又有目焉凡十有七卷始終暨圖目爲版九百十有六居之郡閣備散逸也同事諸生與郡之僚屬贊襄於是者並列名左方壬申冬翰林侍讀學士兼經筵講官同修國史郡人顧清序

松江府誌序 東南雄郡四而松居一焉在春秋時猶居

楚越之後逮赤烏而文物盛起遂甲江表孫吳以之衛
建康而瞰許洛則星土亦有運會爾余叨餞吳中於所
謂四雄郡者海陬江介軍民利弊枯菀所係每夙夜覃
維以無負簡書然毘陵京口俗號寢悍蘇雖外腴席薄
已甚而松於屬郡中斗僻一隅桑麻魚鹽沃野繡塍得
三泖瀦其流蓋既非子午道離去輶車廝傳絕遠屬世
承平島彝解辨海上鮮口零之警其人民禮讓葆大鬚
耆嬉遊猶有昔時麗秀之氣蕙然一淳國也郡故有誌
久漶漫不理其事蹟概多興革檄二千石謀之博士掌
故給筆刀燎熑釐總條貫鱗次而損益之煥然昭整使

輶軒使者得以攷究徽圖知善敗所繇文治之功於是
爲鉅夫治貴循本善化者不易民而理君子之於國也
非徒身立之軌而又將以爲後法以今日之松計之其
人材如機雲遜抗功業蔭暎南國者猶昔也其徭賦瑤
琨篠蕩貢金三品厥賦下上上錯者猶昔也鳳山龍江
環白苧城而繫帶陵藪精熒亦猶昔也而觀風問俗者
不無江河日下之感則夫起衰剔蠹嘘凋勑而予之膏
沐匡袞沃而惠之斌雅長吏之拊循與師儒之倡率其
必有方矣誌者志也漢稱職志當使採風謠者望如旄
幟焉而是編考班就部抑何顛暫列焉也志甫葺會余

膺綸召祝輒首塗古者土訓氏得以山川阨塞土俗媿
郁詔王况今旃屢右文東南殷肱郡尤宵旰屢慮有如
清問三江水利何狀底定而予得藉手誦說則是書固
保乂之元龜鞠謀之丹青牒之籍府可訓可傳者哉總
理糧儲提督軍務兼巡撫應天右副都御史陞兵部右
侍郎曹文衡書

志序 志者識也修志者多侈言山川人物風土之藻麗
以爲巖郡觀而予不然志以志吾過而已松江郡志前
正德辛未修者文僖東江顧公後崇禎辛未修者爲不
佞貢屈指甲子蓋兩週也一百二十年掌故幸借手諸

君子以文我陋編纂明備歲日奇符覽志而喜可知也
而予愧乃滋甚松賦煩役重徵者編者不能去其太甚
且或甚之中人之產一經踐更身非我有遑問田廬予
孳孳講求而艱苦乖錯猶昔則覽志而愧粟米布縷魚
鹽之利貌稱東南陸海然餉口則盈終事則調力作游
情參半而處焉稍獲餘羨侈汰耗其三健訟耗其三博
徒惡少年耗其三外腴中枯甘心逋賦者纍纍矣予撥
挽隄防而彫瘵頑靡猶昔則覽志而愧小津大川田錯
如繡十日不雨高者龜坼一雨十日下者鳧沒予躬行
相視且溶且菜而崩齧堙淤猶昔則覽志而愧凌暴成

習莫以爲非寡勢而擁百畝貲輒有造患投之者矣慮
患則身請爲奴主人朝炎夕冷卽朝趨而夕叛之而轉
以凌暴他氏者比比也余禁戢法無貸而格面不格心
猶昔別覽志而愧積財大命天災時有待蠲待賑溝瘠
已盈區區朽粟二千濟事能幾近雖薄有存積而遽語
修備猶未也則覽志而愧松故腹地第百里之外僅與
倭爭一帆耳而內盜不時零發皆徹桑畜艾事也三年
來雉堞修補幾何戎器除繕幾何伍符屯籍整搠幾何
則覽志而愧之數者皆予三年內悚懼而未敢懈者猶
舉少而廢多或似修而實墜其爲吾精神所未及周者

壞弛又何如而予愧固無終極矣猶是物力而遼餉津糧則前之辛未所未有猶是徵輸而索逋及於八年考成及於零雜則前之辛未所未有賦日重日急民益困民益困俗日偷以一百二十年積重之弊救之急若援溺而貢且肩胥焉簿書期會是問不遑攷掌故而師前賢舊有志猶弗志耳故余以修聖宮之餘董修郡志志郡事也併以志我過屬有采薪之憂旦晚解組後我而守者亟爲我懾之襄西方岳貢書於退思軒時清和月之廿二日

松江府志序 其昌憶當蚤歲西蜀王公謀續郡志陳太

史伯求曰郡當甲寅乙卯用兵之後勞臣戰將烈婦貞女尚在故老之口失今不紀遺恨于秋嗟嗟此二千石守長教訓正俗之事後時猶病況久廢不講乎又三十年而閣學陳文憲公疏修本朝正史有詔天下郡國皆修志乘亟進史局於是文淵閣書目驟增其半吾郡但以舊志應當是時主盟者有陸文定羽翼者有同館三四君子文獻非不足也而東郡許公道謀竟成寡和修志之不可冀如此今郡大夫禹修方公政成廉善才擅史長禮樂當百年之興是非挾三代之直慨然以續修爲己任驅車山中授簡陳子就方正學先生之祠而揚

扢焉公曰常吾世而筆討此昌黎之所懼也敢爲賢者累抑孔子作春秋於隱桓則章於定哀則微請以人物志斷自肅廟之丙寅庶幾定論已成大書無忌豈惟先賢耆舊月旦森然而揭車湘芷區別於士林擣杌騶虞並登於民監公之義例如此若乃千腋萃而成裘覩材備而作室則通郡之事日日繁舊志之網羅猶略士大夫欣逢曠典仰贊芳規莫不發其縹緲購彼散失說鈴腹苟四面畢陳蠹簡殘編一朝大出豈有乘軒之采拜爵之酬哉則公之德意所風動遠矣公嘗盟於正學之祠以穢史謗書爲戒惟茲兵農錢穀賦役民隱攸關神

叢是託新法與掌故離合靡常詔令與教條東西易尚
舞文不已去籍乘之仕者之耳目密移民生之膏脂暗
吸此其凶于而國不在穢史謗書之下乃總其條貫周
爰諮詢參考異同歸之畫一使周車炳於指路禹鼎凜
乎伏姦此又公之深心造福吾松於無旣者也是役也
一事而三善備焉鑒裁積也荷擔勇也翕受虛也殺青
旣竟而猶以施設未盡爲愧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
如見諸行事宛然春秋法也不佞昌多暇人也田光之
魂已消趙孟之偷無改不能具研削以從獨以及見河
清爲幸而附名末簡云爾賜進士第資善大夫南京禮

部尙書前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詹事府詹事掌南京翰林院事實錄副總裁經筵講官董其昌撰文

修志始末記 郡伯禹修方公祖下車以來一塵不染百廢具興歲穰人和惟焚香披閱圖史而已展及顧文僖公舊志屈指百二十年人文漸覺凋落有感於大方伯七澤張公之勤請也申之臺察謀之察屬諭吉告文於方正學先生而薦紳孝秀咸集焉約十日一赴求忠書院分曹議之久則或至或否又久之凡郡中零星故實亦無復有投牒掌記者矣於是郡伯敦趨不佞孺更亟

儒逡巡避如前俞彥直曰我將助子先大夫私錄志事
祕笥中竊嘗欲稟承先志以成一郡之書鳩異聞蒐佚
籍移舟不憚千里挑燈每及五更今且傾笥授子矣儒
大喜乃繇山入郡不佞住東頭彥直住西頭繪圖雕棗
始肇厥工而郡伯又聘章吉甫以匡儒之不逮儒謂吉
甫曰自來修志者比擬於修史吾獨謂史易而志難史
有起居注有編管章奏事繫歲歲繫月月繫日先後班
班可考鏡而志有是乎一難也史不得求之譜今故家
子姓如鄰子之能言其祖王宏曰對于客而不犯一人
之諱者誰乎堂構雖仍譜繫不熟一難也先輩陸澄有

地里書顧野王有輿地志非郡史材乎目前了無可尋
卽楊潛徐碩張之翰孫鼎諸舊本亦類龜毛兔角矣一
難也倭奴躡內地轉餉徵師闕未書城上海邑青浦闕
未書鄭僉憲均田林侍御均糧徐中丞均役闕未書張
江陵下履畝之令縮弓溢額闕未書海忠介濬吳松闕
未書嘉靖辛酉萬曆戊子戊申大災大賑闕未書十年
編里甲五年編收解闕未書諸如此類書之則其詞不
雅馴雅馴矣而情形不必其精核洞達一難也史臣祕
在禁廷監以勦戚總以公孤雖外僚不敢妄窺著作尺
寸之地今圖史縱橫於蓬牖賓朋剝啄於衡門一難也

儒以七十四老人荷擔一百二十年曠典狹書細字複
界重行曠曠行霧露中耳且才者遜之而拙者任之上
袞遜之而布衣任之又一難也志之難如此可奈何吉
甫曰是不難頃奉郡檄人物自嘉靖末年止矣生者如
史例不列傳矣郡伯留覲得從容設處以觀厥成于施
不時至矣廩餼不時餽矣士大夫雖屏謝不與聞然無
異議無後言矣舊志徵引書籍寥寥無幾今采輯至三
四千卷餘如累朝之實錄及省直郡縣之通志拈出無
遺大半皆彥直彝仲力也儲蓄多則排續便矣同事者
或工於考古或敏於濡削或嚴於訂訛或密於收納部

署少者助若老健者助若鈍同事踰年俱銷歸於太和
爐冶中矣志何甚難之有陳子曰善乃與諸君子刻期
竣事稿甫脫而剖劂隨之視顧志卷帙頗多歲月頗速
而整齊精簡擬文僖則竊有愧焉汲深窘於短縷道遠
躉於疾行志雖不工不愈於今人而姑待後人今歲而
復待他歲者乎若其中役法荒政郡伯謂東南民力民
命所關不惜饒舌盡言之而小序之似諷似諫則區區
微寓芻蕘倘有司牧者問織問耕師蟻師馬之少助哉
此崇禎庚午辛未修志之始末也是爲記郡布衣陳繼

儒謹書

松江府志序

三吳人文甲天下而雲間最著是不

患乎無志且今日文吏急催科武士重干振鰐鰐然
慮日給不暇而又何藉于有志乃郡守郭君曰不然
雲間之志草創于東江顧先生增華于禹修方先生
無論三十年來缺略未備卽此未備者而亦燼于兵
燹是昔有志而今無志也若夫吏事所急無寧不夙
夜然而時當鼎革舉目不殊者河山耳幅員不無興
革戶口不無盈縮也賦役不無更定土田不無草萊
也官私棟宇不無變易忠孝節義不無湮沒也猿鶴
沙蟲不無驚唳鯨鯢鮫蜃不無跳梁也凡此皆不可

以無志而何得不急急于斯役也予聞其言而喟然嘆俞然唯之太守其有心人也哉雲間東南瀕海地向者南渡衣冠多萃茲土明興二百年而有倭寇我大清定鼎十六年而有海寇松于是乎始疲頃者賦繁難理設婁邑以分其課而今百萬之逋固未嘗卽登四邑之長亦未嘗暖席松于是乎益疲矣必解絃更張之休息愛養之更三十年而小人樂利君子親賢庶幾得見貞觀太平之盛彼裙屐少年者且將以爲生而富庶輕暖自豪而已豈復知有今日之艱難乎然則不志之無以見其事茲土者之苦心于慮始也

亦無以見此一方民之蜩螗沸羹而初卽于衽席也是則太守之意乎太守曰然抑不特此志史之權輿也今天下金匱無缺小醜革心異時

天子命石渠東觀之賢采萬國之風謠定一代之典則其將取衷于郡縣之志孰有先于吾松者太守其有心人哉予不佞備位分藩五郡三十二城之志所未見者十之二修于我

朝者亦十之二其餘闕略不完遠或四五十年近或一二十年讀至終卷每爲廢然竊嘗有意補葺而力未逮今雲間猶能于倥偬之中成此不朽之業俾予得

得以樂觀其盛深有幸焉因郭君之間序也書以畀
之康熙癸卯江南布政使司右布政使三韓佟彭年
撰

松江府志序 昔楚左史倚相能讀八索九邱九邱
者卽九州之書也周禮小史與外史掌邦國四方之
志凡列國山川風物土產貢賦之詳咸登記注而又
有土訓掌道地圖辨地物以詔地求誦訓掌道方志
方慝詔辟忌以知地俗王者深居禁籞不出戶知天
下恃有此具爾自史局失官厥職遂散方國之志不
隸於載筆於是乎私乘乃興凡職方玉會之遺圖河

渠溝洫之雜志輶車觀風之赴告謠俗聞見之傳信
閒有存者雖未遑包括字由而邑里有徵要亦坼壞
可述淑詭粲然不類無稽之籍本是以譚志實史家
之流別而司牧者之計帳也今夫閭巷素封之子憚
守莞鑰猶有舉籍其頃畝園倉醯醬擔石之名數與
夫僅手指幾牛羊彘幾蹄角胥有簿錄而況守土君
民者乎支久而無傳此賢師帥之任也松爲府當震
澤東下之委吞吐江海湖山環湊秀氣噴薄鬱爲奧
區其名勝則有橫雲產玉三泖五茸之壯觀其人士
則有機雲顧葉之魁傑地饒水草號菰蒲蝦菜之鄉

金鑾銀鱗擅東南嘉味吉貝卉服飭化妙麗方空吹
綸之屬歲供三服官衣履天下提封井牧經陌帶阡
杭稌雲連穢稻如櫛度其四履不當中原列郡五之
一而所登毛實旅包匱者常冠於上國是不可以末
之紀載也郡故有志歲遠殘廢重更兵燹象魏虔懸
蕩爲煙埃太守郭君廷弼奉宣條教歲事茲土賦政
之餘搜討掌故惴惴乎弗稱儒書秉禮之邦是懼且
念版圖之入

昭代垂厯二星而典籍一無足稽詎爲小闕爰進耆造
文學詢闔郡之吏民相與悉索舊章据拾散佚遺文

故實包羅旁魄然後緒正舛譌發凡舉要經綜習比
次第編摩書成將付汗青而請余題其首簡余見其
事覈文瞻微隱昭晰綱條不紊法守足馮焉勸戒不
惑焉信可謂史家之翼匪徒原本山川極命草木之
爲能事而已抑近世之長吏莫不以刀筆筐篋徵賦
聽斷爲難戴星供職滋虞不暇郭君敏辨肅給百度
具釐乃能政成而力餘於繩墨之外抗此曠舉尤見
其有裕也余忝持憲節當表率官宰深愧無能慮始
故樂觀此役之成而書以旌之一旦

聖朝稽古修外史小史之職簡牘布帛彙升祕府發命詞

臣兼總條貫鋪張大一統之鴻休是書也豈終爲邑里之私乘哉金函石室之藏其所裨於國典也大矣是爲序江南按察司使孫丕承撰

又序

今天下車書一統遐陬僻壤靡不戴

聖天子德威一時大小臣工咸精惕乃心以修庶厥職余適承乏出牧雲閒兢兢官守唯隕越是懼又慮以束
濕傷吏治夙夜飭勵務與民休息念茲土爲海濱重
地財賦甲于東南其間人文習俗皆有司者之責德
往詔來惟郡志是憑乃兵燹之餘版籍散軼且辛未

續修時篇帙浩繁詞多複沓其後興廢紛更兼成隔代及今不爲搜輯已事奚述焉于是晉郡博周君裕齋而商搘之爰咨諸鄉大夫暨諸文學之留心掌故者遂開局授簡互相參稽閱八月而甫訖余復節省月俸俾付剞劂梓成余覽之慨然曰志其可無輯乎夫時日漸遠不能無因革損益之殊者勢也松郡較之於昔蓋屢變矣西瀦陂而東斥鹵土壤異形旱潦交困今湮於厥腴幾何民計形傷水利之成法具在何可不講求之也稅畝之額視昔再增而地不加闢郡邑吏前後率以逋賦報罷小民之徭役不堪命分

三邑而四之正供未見其秩理也而祿糈滋費胥史之叢彌移經界戶口不細爲攷悉其弊又安極也昔防海置衛今建重鎮于城中勢愈重則防愈嚴兵愈廣水陸戰守之具愈備其詣戎作而固桑土者數又宜詳也是皆大利害之所在志中不憚娓娓而審晰焉至屯鹽核而侵蠹清學校修而人文盛山川疆域圖繪井然宦績名賢必俟諭定其餘往蹟雜事可記續者皆條分臚列之有誤必正有蕪必芟該而不遺質而不溢義例倍精體裁咸得其意雖予實取之亦周君暨諸鄉大夫文學之相與有成也實郡之幸也

抑余又有進焉松郡之在坤輿僅彈丸耳賦稅催科每屢大司農心計而嵒陲警息至屢煩

宸顧余又曷敢不深明經濟以潤飾吏事仰副嘉惠元元之至意哉後有補偏救弊通變宜民者則此志庶其可徵世有官其地而委文獻于不知者余或可免矣

康熙二年松江府知府郭廷弼謹

文序 今

皇帝紹膺寶錄承

世祖右文之盛蒐輯典憲裔皇顯爍覃敷中外時三韓郭侯來守我郡政成朞月維紀綱維疆理小大中程民

告和會乃遊泮宮肅學博周君而問曰郡國之有志猶朝廷之有史也松之成邑自漢以來迄於今日爲名地久矣宜必有志志今安在學博曰聞之此鄉士大夫郡志之輯逾三紀矣鋟之於木亦已燬矣維

昭代之章程與夫二千年來之故實不可無成書蓋若有待焉侯曰是當議纂修議稍稍聞于是鄉大夫之遠守官服者施子峴山許子鶴沙沈子繹堂王子印周周子宿來袁子若遺張子謀遠家伯氏尙木咸致書于侯以其事請侯乃進在籍諸君子而詢謀焉適朱子蒿庵以使事歸在坐與王子農山顧子見山共告

徵輿曰志猶史也史材不易若何徵輿曰食不必珍
錯亦有五穀乘不必駢驥亦有四驥求遷固而後史
則紀事無書矣今郡之賢獻具在若張子蓼匪陸子
蘭垓包子宜壑楊子扶曠張子忍齋朱子天襄葉子
炳霞暨文學謝生提月錢生武子陳生惠文林生平
子皆鴻博雋雅之儒也夫開局分纂國史且然而況
郡志以諸君子之才同心勉日可集事若以俟異
時則異時猶是也庸可冀乎且修前志者爲顧文僖
義例詳體裁正矣後志爲陳徵君蒐采博事類廣矣
若啟禎而後薦紳聞見未至異同

盛王之制則官司守焉述者之功猶今日所幾也三君子以爲然贊之于侯侯曰善爰擇公署延諸子遼日分攝謂東南澤國川原經緯設險畫守紀載攸始農山見山平子繪圖作經冠之卷首肇邑以來閒隸吳越垂象有常疆理則異蒿庵提月敘沿革第一分野第二疆域第三形勝鄉保附焉名都可望襟帶是資高下有紀惠文集其事徵輿論而次之敘山水第四尺土之毛國儲具焉天襄武子敘土產第五秀滿則柔匪文是誇而曼是憂武子暨徵輿敘風俗第六生齒殷庶弗善厥後或盛而衰蘭陔敘戶口第七土下賦

上竭趨納服在世之季無藝且倍惟

皇仁隱郵從其中制而望澤者實亟農山平子敍田賦第
八稅課荒政附焉昔庸計戶今也任土九蠲一存棘
七告繁農山敍徭役第九官海正筭厥在常賦扶曠
敍鹽法第十江湖灌輸古人之德後人之師見山敍
水利第十一正位經野營建略備蘭陔提月敍城池
第十二坊巷橋梁市鎮附焉忍齋見山敍官署第十
三俎豆有容文敍飭也蓼匪敍學校第十四海波不
揚武備修也見山武子敍兵防第十五凶札不虞儲
時豫也宜壑惠文敍倉廩第十六地非孔道而命必

有遠宜壑敍驛傳第十七境無望祀而舉必有典見
山炳霞敍壇廟第十八故國之觀憑弔是資武子暨
徵輿敍第宅第十九宜壑扶曠敍冢墓第二十武子
敍寺觀第二十一古蹟第二十二爰暨官師易世而
名存美刺具焉蒿庵惠文敍守令題名第二十三學
職題名第二十四其賢者則思之挹其遺風燦如也
農山宜壑敍名宦第二十五好爵爾廩爲邦家光焉
庵惠文敍科目第二十六蘭陔敍封爵第二十七天
襄敍封贈第二十八錄廟第二十九昭日月刊金石
先民高矩君宗天下閭里益榮惟名臣是賴自明正

德以前徵輿述之嘉靖以後平子述之徵輿佐之實
第三十其節奇者其倫盡其藝進者其道微蒿庵武
子敘獨行第三十一見山武子敘文苑第三十二農
山武子敘隱逸第三十三農山平子敘藝術第三十
四游焉息焉因而家焉其質者足重也炳霞敘游富
第三十五女士之行史家所重見山武子敘列女第
三十六方外之士時有至人蒿庵忍齋敘仙釋第三
十七文章之盛尙矣忍齋敘藝文第三十八古郡國
有史官氣祲是占蒿庵平子敘祥異第三十九凡不
比于例其可傳者弗敢略也蒿庵平子敘遺事第四

十諸君子之言曰各盡其所知無執己說其所輯者
明以前從顧志什八明以來從陳志什七參以史傳
實錄裁以文獻閱歲而稿具至若討論義例稽考異
同使諸家之言有所統紀實宜塗與平子司之徵輿
時與聞焉書成贊之學博進之於侯侯受而次第之
凡五十有四卷宗人府府丞郡人宋徵輿撰

舊志攷

雲閒志三卷

宋紹熙四年知秀州華亭縣事偕緋楊潛從事郎監
行在太平惠民南局郡人宋端常廸功郎信州學敎

授郡人林至饒州學教授郡人胡林卿纂、

嘉禾志三十二卷

宋嘉定閒嘉興府知府岳珂修

元至元戊子年秀州路經歷單慶郡博士徐碩重修

松江郡志八卷

元大德己亥年松江府知府張之翰教授劉蒙修

續松江志十六卷

元至正十七年華亭儒士錢全袞修吳興錢震校正

新志三卷

明永樂閒松江府學訓導魏驥奉詔修正統閒教授

孫鼎增刊

雲間通志十八卷

明成化九年郡人錢岡修松江府知府白行中序

松江府志三十二卷

明正德壬申年翰林院侍讀學士郡人顧清修

松江府志九十四卷

明崇禎辛未年松江府知府方岳貢郡人陳繼儒重

修

松江府志五十四卷

康熙二年松江府知府郭廷弼郡人朱徵輿等重修

松江府續志稿

康熙二十年松江府知府魯超修